「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，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。」

——*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*

「但這世界一點都不合理！」

*

蘋果，是此處唯一的氣息。

嘶吼，是此處唯一的聲音。

「努哦——」

那塊蠕動的濃稠，無定形的身軀，嘶吼著彷彿要懾人心魂的瘋狂音律，以它二米高的身材，帶給人絕對的恐懼。

就連泥巴上蘋果的香氣，都異常地逼人陷入狂亂的漩渦。

像在尋求著什麼而爬行流淌的緩慢巨體，讓我想起那不定形的惡臭。

但是，它們呼喚的既不是Tekeli-Li的名字，也無法以意念驅散，身上還帶有奇怪的水果味，再加上親切許多的五官……看來並不是修格斯。也是啦，那個男人都說了是史萊姆……

唉，這個世界究竟是怎麼回事，我什麼時候才能醒來……

難道真的得正面突破嗎？至少來個火焰瓶還是鐵撬吧。

穿著一副丟人衣裝的我，懷中抱著唯一可稱作武器的短劍，躲在樹後面觀察著蠕行的史萊姆。

關於現在這個狀況，要從稍早開始說起。

不、也許應該更早、更久一點，從我眨個眼睛就從電腦桌前穿著可以說只遮住該遮的地方的新手服，跑到這個夢中說起（據說那是女用服裝，該說這個夢還是蠻貼心的嗎）；

或是從我被奇怪的老婆婆收留，說是長的很像她去世的16歲孫女開始說起（雖然是挺高興的，不過我已經27歲了哦？）。

但是直接與這個褻瀆的史萊姆相關的，果然還是得說到那個男人吧。

我手裡除了短劍以外，還有著一張足以媲美遠古神話生物，難以名狀的地圖。

這張近乎藝術的紙，就是那有著太陽般的金髮的男人的作品。

這是個受詛咒的封閉小鎮。

看著小小的地圖，我如此想著那男人說過的話。

一旁的史萊姆還在嚎吼著。

那男人自稱是這個小鎮的鎮長，金髮璀璨，藍眼澄澈，長的很帥。

「吃小鎮的喝小鎮的，踩在小鎮的土地上，為小鎮付出一點勞動力也是應該的吧！」

雖然看起來是不太可靠的帥哥，該強硬時態度倒是挺強硬的。

握緊了小刀和地圖，我暗想。

儘管不大願意，但總之我義務性地被命令來到這裡消滅怪物。

不過現在可沒有槍用啊，更別說通常火器都對這些生物起不了作用，火藥子彈根本無法穿過牠們厚實的身軀。

只有短劍而已。

短劍，而已。

「努哦——努哦——」

「……。」

鎮長給予的武器有三種。

打蛋器（這除了做麵團以外可以幹嘛？）、長劍（一米五的劍也太長了一點）、短劍。

那打蛋器略過不談，看到那跟我等高的長劍被帥哥掏出來時我著實嚇了一跳，根本只有一個選擇啊喂。

但就算沒槍可用，短劍也是很好的。

我在樹後躲著觀察已經差不多兩個小時了。

濃稠的史萊姆體型巨大，移動也很緩慢，在樹林間穿梭時，透過半透明的身軀幾乎可以看到後方的樹枝。牠在地上留下拖曳的泥巴，還不停把泥巴塞到樹洞中，那個樣子就好像在餵食樹木似的。

不敢想像要是被抓到的話會往哪裡塞進泥巴，而且我最討厭弄髒衣服了，就算是這種奇怪的服裝也一樣。

何況在現實生活中碰到怪物，直接衝過去只會被輾死而已。

嗯……雖然在這裡好像可以隨便死沒關係……

人體是有要害的。

然後，怪物也一樣。

差不多了。

幾經確認以後，我踏了出去。

「努哦？」

牠注意到了我，歡快地朝這裡爬來。

我的右手，握著短劍。

左手，握著地圖。

不，這不是地圖。

「是障眼法！」

朝著牠的眼睛，我丟出了鎮長的藝術之作！

地圖就這麼黏在了牠富含膠質的泥巴上，由於暫時喪失視力，牠的動作停滯了！

趁著這個空檔，我向前一跳！

在史萊姆半透明的身軀中，有一塊特別不透明的部分。

在兩個小時的觀察中，我終於確定了那部位的位置。

如果我沒猜錯的話——

「努哦————！！！」

一擊必殺！

小刀割下了史萊姆的核心，感覺就像是特別硬的一塊泥巴。

史萊姆抽搐了幾下，接著倒在地上不動了。

臉上還黏著那張地圖。

「很好，只有鞋子弄髒而已！」

踩在史萊姆的殘骸上，我滿意地點了點頭。

存在即合理，凡是生物必有要害，看來邏輯在這裡還是勉強通用的。

不過……

「嗯……這真的是蘋果味的嗎？」我喃喃著。

我以後絕對不要吃這個小鎮的蘋果派了，想到原料就毛骨悚然。

-FIN

後記：

（……當我發現鎮長在這個鎮上的粉絲多到不行時，我後悔著沒把那張鎮長親筆的藝術大作拿去賣）
（可惡啊……orz）

▸ 回到紀錄頁
▸ 下一章

ps. 雖然任務中沒有受傷不過我畫了這個

